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客窗閒話 第三卷

陸清獻公遺事 公諱隴其，號稼書，澠之當湖人。以理學名家，配享聖廟。公以進士即用，宰直隸靈壽縣，父老相傳，遺風善政，有足錄者。昔公之任，無幕友官親，二僕與官，三人而已。早起盥沐後，冠帶坐堂上，喚吏役告之曰：「凡蒞民，以省事為第一關，我無多事，不須若干人祇候。或農或賈，各就所能，以養爾父母妻子。但已領工食，應為國家辦事，不能盡去。每日酌留書吏二人，衙役四名，輪班聽事，餘各執業，勿遠離也。」暖閣之內，左右二幾，一具律，一具平碼，完糧銀者，當堂彈兌，餘釐毫，必還之。投呈者，呼至案前，細為評點曰：「某一節，人錯待汝；某一節，無此情理，謊詞也。」應訊者，即書票鈐印過朱，差原告往傳被告到案，曲為開導曰：「爾原被非親即故，非故即鄰，平日皆情之至密者，今不過為婚姻田土錢債細事，一時拂意，不能忍耐，致啟訟端。殊不知一訟之興，未見曲直，而吏有紙張之費，役有飲食之需，證佐之親友，必需酬勞，往往所費多於所爭。且守候公門，廢時失業，一經官斷，須有輸贏，從此鄉黨變為訟仇，薄產億為烏有，切齒數世，悔之晚矣。即如此案某人故薄待某人。」即檢律例以指示之曰：「罪應笞杖，但國法不加有禮之人，某合與某叩首服罪，即回去靜思三日，倘彼此豁然，來授結可也。」往往感激涕零，情願當堂具結，和好如初，因此互相勸勉勿訟。半年之後，門庭如水，堂可張羅。

公無事，帶一書一役，挨村講鄉約，訓以孝弟忠信，節義廉恥，必引經據典，參以時事，民皆樂聽，淺直易從，無窒礙難行者。遇孝慈節義之人，立即表揚，且為之咨嗟歎賞曰：「我所不及。」凡獲小偷到案，則曰：「汝亦有人心者也，何至為此？」偷曰：「小人為貧所迫耳。」公曰：「是不難。為利之最厚者，莫如紡織，且人人能為之。」隨命僕市棉花斤餘，使偷在堂右，教以紡花之法。曰：「能，即釋汝；不能，即惰也，罪加倍。」偷願速釋，無不留心學習，數日間，即能為矣。公曰：「此賞本不過數百錢耳，今數日內，循環例換，已贏餘若干，除汝飯食外，尚剩有數百錢，汝回去執業。倘再犯，不恕汝也。」偷泣而去，改過遷善者多。間有犯，則杖而後教之，在堂上紡花一月。三犯，則曰：「是不能改矣。」使二役挾之急行千步，以熱醋灌之，一碗飲至半，使一人突拍其背，則嗽終身不癒，不能作賊矣，仍紡花以沒世。

時尚未設養廉。若奉文有攤捐款，必具文申請曰：「職奉銀四十五兩，僅敷自食，所需捐款，動錢糧耶？抑雜稅耶？」道府壽，以掛麵十束、筋燭一對，躬親致祝。上游皆惡其執，甄別已之。後任甯至，即有報案者，係以斧殺人於曠野，不知兇手為誰。後官訪於公曰：「老前輩任此數年，囹圄空虛，案無留牘，可見一邑之人，皆在春風化雨中了矣。弟甫下車，即有疑難命案，若留疑以有待者，何也？」公曰：「方自愧虛糜，何敢當兄台盛譽？命案有無，偶然耳。案在何處？」曰：「某村。」公思之曰：「必某人所為也。」後官拘其人至，曰：「案無事由，殺無證佐，何所見而執吾？」後官曰：「此前官所教，必無謬誤。」其人曰：「前官，聖賢也，豈肯冤人？」後官無詞可答，曰：「帶汝見前官，諒必有說。」於是押犯詣公。

其人見公，即有慚懼之色。公呼使前，曰：「某人，汝忘餘諄戒之苦心耶？餘初至汝村講鄉約時，見汝面有凶橫氣，歷歷開導，汝色漸和。逾今三載，前色頓變，其為不改凶心，致有此事。可知殺人者死，罪無可逃，與其受盡責撲而後陳，不如直陳無隱，身不受虧，而恩猶可冀。」其人叩首泣曰：「洞見小人肺腑矣！昔年我與被殺之某，共交一嫠婦，後某獨佔而屏我，是不平。嗣公至以善勸人，人皆革面洗心，其不能者，為眾所不齒。皆借婦出亡，我亦聞公言自悔。今公甫謝事，某與婦仍歸舊村，且詛笑村眾曰：『汝等不過畏陸青天耳，渠不能自保，今尚有不近人情官耶？』小人恨其詞，觸前忿，潛殺之，意謂無人能破此寨，不意公竟先覺也，雖死奚辭！」後官憐其尚有良心，薄其罪而流之。國法，凡甄別官，例引見。公入都面君，見其岸然道貌，奏對從容不苟，聖祖大悅，卿相復保奏之，用為禮部主事，洊升侍御，致仕歸。

鄉斥曰：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廉恥二字。若忘此，雖聖賢不能化也。故盜賊之三犯者，只好飲之以醋而已。至殺人者，雖因奸也，實緣訕笑公而頓激忿怒，斯人尚有良心。彼甄別公者，直斯人不若矣，當以醋灌之。

補騙子五則

京師布肆，大業也。有鄉人來，閱布數十匹，約值京錢五十餘貫。揀既，謂肆主曰：「我初學肩販，須同伙來定，姑待之可乎？」應曰：「諾。」別為他人貿易。鄉人坐半日，見買賣漸稀，謂肆主曰：「我尚未飯，伙又不來，身無餘錢，所存質本銀兩係合伙者，未便換錢，腹中餓甚，奈何？」肆主曰：「既有銀兩，無患無錢，若未便換，典之可也。」鄉人欣然出銀，燦然一提，揖肆主曰：「我不知質庫在何處，此銀二十兩，請煩貴伙代為入典。但我不過飯食所需，質錢一緡足矣。」肆主交其伙典錢一串，並券交付，鄉人感謝去。未幾復來，肆主曰：「何速也？」曰：「吾儕小人，果腹而已，不求甚佳。」餘錢八百餘文，擲櫃上，坐守至晚，其伙竟不來。鄉人惶然謂肆主曰：「天將暮，難出城，我伙或以要事不得來，盍以我二十金之券，抵運布去，尚有餘錢，明日借伙來算可乎？」應曰：「可。」鄉人乃鄭重出券，交之曰：「此即貴伙代當者，請留三日，我自贖取歸賬。」肆主驗之無誤，遂收執。鄉人以餘錢僱驢車，載布去。候之三日，竟不來，乃赴質庫取銀，僅有二兩，肆主曰：「我所質者二十兩大錠也，何以僅止此？」典主查簿示之曰：「是日貴伙以二十金質錢一串，我疑其所需過少，問之，曰：『是客物也，只需此為飯食耳。』我予券去。隨即有鄉人持券加利取去，又有二人，以此小錠亦質錢一串，汝所收之券是也。」肆主始恍然悟為騙子掉換去矣。

京師驛馬市，大集也。有貴官，戴五品冠，服色甚麗，氣象雄偉，似武弁入朝者。至鞍轡市，擇一佳者，出大銀一錠，謂肆主曰：「我僕因買他物，分遣開矣。煩汝伙肩此鞍至驛市，我欲試良馬也。」主者即遣一人為負去。至市，擇一大驛甚駿，價值數百金，命來人以鞍轡備之曰：「汝在此姑待，我試騎之。」賣驛人見有僕在，任其鞭馳而去，久不返。謂其人曰：「汝主何往耶？」其人曰：「我鞍轡鋪之伙，孰為我主？」賣驛人駭曰：「是必騙子也。汝鋪亦被誑矣。」其人曰：「幸有銀在。」於是借住鋪中，出銀公估，則鉛心偽物也。共鳴諸官，海捕而已。

某觀察，富而淫者也。姬妾滿前，各自樹黨爭寵，而正夫人不顧也。需次會垣時，恒有花婆出入公館，忽帶少婦，攜珠翠求售。其為人也，輕盈軟媚，婦女皆愛憐之。夫人樂於盤桓，曰：「那得若個好娘子，長為我伴，則我得所托矣。」婦笑曰：「妾何如人，敢當夫人青目耶！妾夫素跟官，若夫人不棄，言於大人，則夫婦皆有倚賴矣。」長跪而請。夫人曰：「是不難。爾能並事大人，與我一氣，何事不可也？」婦再拜稱謝。適觀察入，夫人使婦遞茶，即以眉目傳情，觀察大悅，問此婦何來？夫人以夫婦願投靠對，觀察曰：「其婦如是，其夫可知。我正少一知心青衣，收之可也。」婦即迎膝叩首，觀察手援之，即扶觀察之手而起，益悅之，於是婦留而花婆去。喚其夫來，果幹僕也。其夫婦遂遷居鄰院，朝出暮歸，慇懃奉侍。觀察雖與婦情密，調唇撫乳，無所不為，而未及於亂者，公館無隙地也。一日，婦送茗至書室，觀察置諸膝而懇曰：「能畢乃公心事，則衣珠財物惟汝所欲。」婦曰：「非不甘心，奈眾目昭彰乎？無已，請遣我夫他出，晚至妾室，惟命是從矣。」言甫畢，報客至，婦脫身入。觀察乃以數十金，使其夫遠出幹事，當晚潛入婦室，婦亦早歸，正好合時，其夫持刀排門突入，喝曰：「我知汝年輕。必不能安其室，果留男子，合殺卻否？」婦泣跪曰：「非妾敢犯救，主人勢逼，無奈相從。」夫曰：「必非主也，豈有身後貴官，而知法犯法哉？」婦泣喚主起，夫乃持刀視曰：「果是主人，將何以全奴顏面乎？」觀察曰：「汝能周旋，將以汝為長班。得官之日，政由寧氏，祭則寡人，能容之否？」其夫半跪稱謝，呼婦起曰：「汝好好伺候主人，我出差去矣。」觀察色喪神頹，婦起閉門，投懷而慰解之，始得安於陽台。未幾，觀察得缺，竟以其司閫，婦則留於內室，不復出矣。其夫大權在握，任其播弄，觀察無可如何，聽之而已。然能勸其主勉事上官。未幾權廉訪，其夫搖搖撞撞，無所不為。時有富室身犯大辟，許以數萬金出罪，富室知為廉訪使者，從之，得贓而遁，富室首於中丞。廉訪始知其事，亟傳婦嚴訊之。婦曰：「是非妾夫也，妾本妓女，彼以重聘僱妾來，認為夫婦，囑妾勾引主人，若

得滿載而歸，許以半分，妾故願為之使。然不知其何許人，姓氏亦未確也。」廉訪無可奈何，坐此敗官。後婦之本夫來，又不得不重酬婦而遣之。

有徐大誑者，絲市中伙也。平日喜誑人取笑，以是得其美稱。一日，隨居停至吳下貿易，舟泊太子碼頭，居停謂徐曰：「予起貨去，汝留此須慎防之，此處多騙子，勿為所誑。」徐曰：「吾不誑人，人其誑我乎？人果行其誑，我將誑誰矣？」居停曰：「哈！此處騙子，皆鮮衣盛服，充衣冠中人。汝若遇之，必逢迎不悞，恐小巫見大巫，墮其術中而不覺也。汝必慎之。」徐曰：「諾。請予洋銀二枚，我將作虎邱之游。」居停給之而去。見肆有錫洋錢，為孩童所玩弄者，與真無異。問其價，枚值五六文，徐置百枚，又以百餘錢買一布囊，復大書曰「某年月日某鄉某人置」。以棉紙裹錫錢，作兩封，納囊中，負之歸舟。易短褐氈冠，作鄉人狀。以紅紙開網緞賬單，懷之，持兩蓋負囊，游於市。見古玩鋪前，坐一客，衣冠甚麗。時正隆冬，披火狐裘，貉冠皮鞋，手持玉嘴銀頭烏木煙管。徐有觸於懷，乃坐對門巨室階上，出其單與錫洋布目前，以真洋錢顛擲，而口作怨詞。正自嘖嘖間，客見其多金，洋洋來前，喝問曰：「汝何等人？坐我府前，意欲何為？」徐忙收洋錢入囊，執賬單拜曰：「不識尊府，動擾不當。我某縣鄉人也，因姪女將嫁，兄與我百洋並賬單，使置嫁衣。我至大邦，不識大綢緞局在何處，又不知買單中物數用否，無人指點，以是怨恨耳。」客接其單視之，皆奮中急需物，信為真實，笑指之曰：「北去裡許，高牆大門內有綢緞局，是我親戚所設，兩京十八省客，皆販其貨，真大行市也。汝往必無欺。」徐曰：「我目不識丁，雖有招牌，奈不能認，請借貴步一引可乎？」客曰：「幸我無事，汝其從之。」徐負囊隨其後，行未幾，徐曰：「我尚未餐，腹中餒甚，官人肯同一點心否？」客乃引入面肆上坐，徐坐其旁，面尚未至，徐促額曰：「我患瘡痢未痊，不意又發作矣，中急而寒甚，奈何？」客曰：「去廁不遠，汝去登之。」徐曰：「奈此累墜物乎？」舉囊交客曰：「暫累官人看守，我非不放心，奈寒甚，乞假我短掛一披，煙管一吸。」客自思火狐短掛與煙管不過三十餘金，誑其百洋，其利倍蓰，乃故作躊躇而後解語之曰：「此百金物，汝速往速來，慎勿污我衣。」徐乃鄭重披裘執筒而逸。客待其出肆，攜囊遁回，謂家人曰：「今日誑得洋銀百元，當為我賀。」出囊審之，疑有偽，急請識者，方知皆錫物，不禁啞然大笑曰：「我一生騙人為業，反為人騙，數十年老阿婆，今竟倒繡孩兒矣。」

查禁倭煙之年，有偽符假役，在江河之間，挨船搜索，訛攬銀錢，為害行旅。惟不掠貨物，不攜衣裝，是以告訐之案甚少。有點客販貨入楚，舟泊江濱，突來壯役七八人鍊索即當，手持簽票，口稱官命，查抄鴉片，入舟搜檢。見銀錢皆取之，以充飯食。值客臥病，其伙攔阻不及，盤纏被攫盡矣，不覺垂淚。客徐起見之，笑曰：「毋作婦人態。從來悖人者亦悖出，被將十倍償我，無憂也。」是時同泊之舟，無一免者，人皆切齒。點客於是擇舟子之強有力者十餘人，飾以僕從之服，自乃冠水晶頂，造作令箭，急急快舟，尾追偽役，沿江而下。役擄掠滿載，忽繞出其前，使僕截擒，即以其鐵索鎖之。登郵亭而訊曰：「本廳奉軍門查拿偽役抄搶案，送省梟示。」先起其賊，彼舟載銀錢已數千矣，偽授皆叩首乞命。於是運賊入己舟，將偽役交驛卒看守曰：「候本廳稟報後，來取若人，勿任逃脫，自乾重罪。」竟揚帆逆流而歸，以錢俵分舟子，銀則歸己，無不歡呼痛快。偽役忽解悟，告驛卒曰：「是官也，何以獲賊不獲犯？假可知也。」驛卒亦悟，曰：「無論真假，我輩豈白與人看待哉！」偽役已無一錢，乃各脫其衣履賄驛卒，始得縱歸。

鄉斥曰：騙子奇矣，然不過乘人所欲而中之，乃競有騙騙子者，使之笑不得哭不得，大快人心。可見天下事，出奇無窮。縱有智士才人，只好一齊俯首。

奸僧獄

浙有嘉禾生，為邑之巨富，將入棘闈，偕其妻與姑母僕婢輩，同赴武陵，寓西湖山莊，以便遊觀。生婦少艾而佻佛，以天竺進香為請，生從之，命僕喚肩輿。僕體主人省約意，不投行家，散僱輿六乘，價甚廉。生婦豔妝盛飾，羅綺滿身，珠翠盈頭，價值千金，乃與姑母僕婦婢女輩乘輿而行，生騎馬在先，僕攜香燭隨行。至半途，生婦之輿桿折，五乘皆隨騎而前，是輿落後。一夫抽取折桿回去，謀易新者，一夫守之，僕亦立候。輿夫笑曰：「主人將抵山門矣。汝不以香燭去，有不失誤嘗汝者乎？況五乘前行，僅一乘伙回易桿，即來，何須呆守耶？」僕信其言，追奔而去。一夫以桿來，共舁入亂山中。生婦惶惑詰問何以行僻徑，輿夫曰：「為時已久，恐官人守候，出捷徑，入廟之後戶，不甚便耶？」婦亦信之。未幾停輿，見牆缺朱門，輿夫輕叩其銅環，一沙彌提關出曰：「來耶？」至輿前，請夫人下輿。生婦曰：「我家人安在耶？」沙彌曰：「多在前殿，候夫人久矣。」生婦視沙彌，年不過八九齡，諒無他，不得已，從之入門，曲折引入密室，請夫人少坐。沙彌去而健婦至，生婦益惶急，亟詢官人安在，健婦笑曰：「休問官人，我輩皆香客，亦為大師掠至，無奈相從，汝若婉順，則此間吃著不盡。且人盡夫也。何樂如之？否則暴虐相加，無從逃避。」婦知入危地，悲忿覓死。一僧突入曰：「何來潑婦，入我法門中，敢肆橫耶？」喝令健婦並沙彌齊上。將生婦衣飾洗剝，以布帶縛其手足於醉翁椅上強姦之。生婦痛罵，又一僧以麻桃塞其口而遞淫之，婦亦昏沉如醉，聽之而已。至夜，健婦以米粉湯執鼻而灌，不得不咽，仍勸其相從，自苦無益。生婦任以巧言，合目不答，健婦以衾覆之而去。次日來，除其失溺，為之洗沐，焚香於室，群僧復入，互相勸也。如是六七日，忽見群僧變色相謀，變頭接耳，不可聞。是夜健婦灌之以藥，冥然如死。

當生之入廟也，姑母與僕婦女婢俱至，惟不見其妻。未幾，僕亦奔至，眾問主母何在？曰：「隨即到矣，我恐香燭有誤，是以先來。」生曰：「今何在？」僕始以輿桿斷折易換需時對。生惶急，命速追之，自亦乘馬往尋。窮日之力，毫無影響。復使僕往接其姑婢人等，則輿亦不知去向矣。喚他輿昇歸。生在寓毆僕罵婢，終宵躁急，無法可施。次日入縣鳴冤，官為飭緝。過三日，仍無蹤影，生乃投省候試，與親友商之，老成者曰：「今大中丞愛惜士子，君鳩同考者百餘往訴之，較縣官得力多矣。」生從之，集多士投轅門，巡官以公狀入，中丞命傳原告與老成者數人，謂之曰：「某生應試而帶室人，且率之遊蕩，本屬非禮，以致誣盜淫淫，皆未可定。然屬有此巨案而不能破，亦大吏之責也。」即令中軍率健卒五百，改裝易服，散佈西湖各廟訪緝，限三日獲犯有賞。旋傳府縣官至曰：「屬有大慙，敢誘掠良婦，官不能破，朝廷何虛糜爵祿為也？期三日不獲，必登白束。」府縣諾諾而退，命役數百人，假作香客，布散各廟，使生僕為眼目訪之。

逾二日無跡，文武員弁惶恐，共謀將挨搜僧之密室。僧大懼，以藥迷生婦，夜使健者負置乞丐茅棚，丐者驚呼，兵役咸集，見一蓬首垢面著僧衣褲之婦，奄奄一息，勢將斃矣。急喚生來認，確係其妻，呼僕婦來，舁之歸寓。以開通小藥灌之，窮日夜乃醒。見姑母在旁，泣訴所苦。時兵役因已得婦，皆回署稟報，生亦以前情補呈府縣。各官聚謀曰：「雖有婦而不知其地其人，將何以定案？無已，盡拘西湖僧，使婦辨之，冤可白矣。」乃使生歸而謀諸婦，婦愧作難言，乘人不備而縊。生又鳴諸官，官亦無可如何矣。時諸僧已集千餘人，無不呼冤者。即有奸僧在內，無可對證，良莠莫辨，以告中丞，乃命兵役遍抄靜室，於蘭若內搜得女烏，即以所住之僧鍛鍊成獄而斬之。冤乎不冤，未可知也。

鄉斥曰：僧同不法，而生實自貽伊戚，冶容誨淫，何可厝薪於火？是以律禁婦女人廟燒香，此正本清源之良法也。至案已成，即使婦不死，赧顏辨認。餘知此等奸僧，必不在千百眾之內，送女出時，早已糾集遠揚矣。然以僧室而有女烏，縱非此案奸僧，而平日所，諒必更甚於此，是以神泄其機，致被搜獲，斬之亦不為冤。況殺一可以警百，亦大中丞力也。否則，此等案件，地方官只好置諸海捕而已。

義盜

黃八子者，太湖大盜。奉盜魁往劫富室，明火執仗者一十八人。撞門入內，挨房搜劫財物。盜魁入，見事主之女臥室，其女年甫十五六，聞外間哄鬧悲哭之聲，驚駭戰慄，蒙被堅臥而已。盜抽被，女墜，見姿色豔麗，強按於榻污之。諸盜掠得財物，齊聚外室，不見盜魁，黃八子復入搜尋，見盜魁擁女而臥，八子頓足曰：「噫！汝為此不義事，必遭誅戮，我等為汝誤矣。」盜魁起笑

曰：「好花不彩，枉生人世，毋相語也。我讓汝一樂何如？」八子曰：「汝不記吾黨規條乎？採花必敗，天道昭彰，我將去汝不暇，尤而效之，非人也。」遂出告諸盜，辭別欲散。盜魁留之，不聽，與之物，不取，脫然長往。

至海昌，投縣，自首絲肆被竊案。此案實非八子所竊，因與是夜同時，冒之以就輕也。羈禁日久，因無原贓，不能結。時有刑書某，以辦漕虧欠收禁，八子深與結納，問得若干銀，可仍回刑房？書以四百金告，八子曰：「是不難，我為先生完此事。」書悅曰：「果能如是，我必有以報。」因此交更密。書家送飯食，恒與八子共之。一日晚膳，食嫩羊腿，八子甘甚，問係自置乎？書曰：「買諸市肆。」八子曰：「何處有？」書曰：「熟食鋪皆有。」八子驟欲飽啖，書曰：「門已封矣，明日囑家人多備可也。」八子不能俟，取錢出院，但聞鎖鑰脫落聲，禁子出視，只有刑具，而八子不知所矣。書囑禁卒勿張皇，此人去必來，決無他慮也。未幾，仍鎖鑰而入，肩羊腿，笑曰：「幸不辱命。」共切食之。書曰：「君去來何其神速？」八子曰：「我今與先生交深，敢以實告。我因盜黨採花必敗，避重就輕，故認此案，惟原贓難得。先生出後，可托事主，不必深究，見贓即領，我事畢矣。不然，脫禁而去，亦有何難？所不肯為者，避前事耳。況我日在禁中，夜則遊行自在，同盜多人，皆不及知。今已與先生言明，夜將往取財帛，以了先生事。」因復潛出，伏巨室屋上，係庫書某家，方夜宴，為出脫一重囚，納賄千金。八子俟夜深人靜，竊取而回，次日，以四百金交書，完虧釋放。值是案破，緣被奸之女羞忿自縊，事主上控，上峰奏參，奉旨嚴拿，盜魁與十六人全獲，無一漏網者。供及黃八子，行文到縣。刑書以八子是月日夜方在此行竊絲肆，豈能遠往三百里外從盜乎？其為仇攀可知。啟令移覆，彼處亦不深究。書為關說事主，以物之相似者，充原物領認，八子之案遂定，以其自首減等，城旦而已。

臧斥曰：好好色，人情之常，賢者不免。八子盜也，乃能力拒此關，非有大魄力不能。故其藝亦甚精，惜乎無有能薦之者，若得其人為將，國家何憂外侮哉？

嚴氏

金閭張子，率妻嚴氏，在都市開張雜貨肆，即在後衢衙作寓。其宅三上四廂，垣外客房三楹，寓內惟少妻幼子，僱一年輕嫠婦作伴而已。肆內一伙，年逾五旬，嚴作餐，其夫傳食。伙憫主人之勞也，曰：「何不覓一僕，任其事乎？」張子首肯。其伙每早起，灑掃肆外，似已有人代為掃除潔淨，留心察之，則一少年所為也。伙叩其意。少年曰：「我南人，落魄於此，日為人效奔走以餬口。夜寄廡下，君雖不知，我心不安，略效微勞。何足齒也？」伙悅其勤敏，薦與主人試用。其人不惜辛勤，不辭勞瘁，凡所作為，能先得主人意，內外皆愛憐之。但半載為僕，已暗與嫠婦通。

一日，張子置貨赴通州，囑其僕住客房，守門戶，惟嚴氏帶十二歲子，與嫠婦同室。漏三下，子已沉睡，二婦尚作女工，忽有叩房門者。嫠婦拉開，僕操刀入室，突擁嚴氏曰：「汝必與我為歡，否則殺之。」嚴氏急呼嫠婦護救，嫠笑曰：「一家人，無傷也。主人不在，姑試嘗之。」嚴氏知其同謀，料難力敵，轉嗔作喜，謂僕曰：「汝果有情耶？此室有孺子在，恐被目見，事必洩漏，不能永歡矣。汝先入西廂俟我何如？」皆笑曰：「真精細人也。」嫠先抱其衾枕而去，僕料其孤力難拒，亦攜刀隨往。嚴氏乃去大衣，緊束其身，潛入西廂。僕起擁抱曰：「果來耶？且解我渴。」嚴氏笑卻之曰：「我素愛汝精細，今何粗莽乃爾？此事也，我向不願清醒相對，是以男子在家時，合有藥酒，臨時飲之，能堅戰，身女交暢，不亦可乎？」嫠曰：「我亦知之，未得嘗試，仰慕已久。」嚴氏曰：「今我三人同心，可嘗試之。」乃指藏酒所，同嫠取一樽至，並攜果食，共傾飲之，香美異常。嚴氏力勸二人儘量，且媚灌其僕，任其嘲戲撫摩，若甚甘心者。僕乃大醉，自脫上下衣，仰臥炕上，呢呢語曰：「速來試我具。乘此酒興，切勿再延。」嚴氏遣嫠睡去曰：「事畢，易汝何如？」嫠婦含笑去。嚴閉門，索其刀，猶在身畔，乃舉刀力砍。已破其腹，僕躍起，復劈其腦，仰跌炕上，手擲足揚而斃。嫠聞聲，披衣叩門，笑曰：「汝等如是猛戰，鄰舍聞之，不洩漏機關耶？」呼僕開門：「我欲作壁上觀也。」嚴乃反臂隱刀身後，潛拔其關，嫠撲入，瞥見炕上血屍，正欲聲喊，嚴從腦後力劈之，顛撲炕上，亦斃。乃解棄血衣，攜燈出，反鎖其門，回房與子同臥。

次早，倩鄰婦呼其伙來，告之曰：「昨夜僕與婦同逃，幸未竊物去，汝速遣人喚主人歸，商其事，合報官否？」伙僱人喚張子回，詢其事，嚴含糊答對。夜深人靜，方以殺奸事白之，張子愕然。嚴曰：「君必首之，有罪妾任。若潛隱其事，日久必破，君亦不得辭其咎矣。」張子思其言，遂首諸司坊，官來驗訊，嚴氏侃侃直陳，奏交秋部大司寇鞠之。嚴氏理直氣壯，堅執不撓，乃釋嚴氏夫婦而瘞二屍。案定後，鄉人之宦游京師者，咸羨嚴之膽智，公懸額以旌之。

臧斥曰：智明者，膽必壯。嚴氏初心，亦猶恒人，未嘗不呼嫠婦共拒。迨嫠婦同謀，知難免矣，乃速轉關作蕩婦態，誘其入我彀中。刀可得，仇可報也。然亦有天幸，若僕必欲先污之而後飲，我知僕之命，必不能脫其手。而嚴氏不得為完人，飲恨無窮矣。或曰：「必不被污也，僕視嚴氏猶鱸上肉，斷不能脫我口，何妨姑且作樂？況以兩情交暢之言動之，有不垂涎願從者乎？從之，則必醢醢，二人皆自取殺身也。」我願世之君子室無嚴氏，斷不可使少婦壯僕在一處，即有嚴氏，多一事，不如少一事也。

悟知子

悟知子，不知何許人。初業儒，不得功名，棄而學賈，不得財帛，偃蹇半生，一無成就，幸無妻子，孑然遊蕩。遇江湖卜者，學推算五行法，昕宵研精，寒暑不輟者三年，恍然大悟曰：「道在是矣。」隨立肆於市，垂簾賣卜。詣之者，所決事皆當，故得錢無虛日。正為人作卦，左右環觀，猝有一道人來，著折角巾，襤褸不堪。坐椅上，椅頓折，人皆笑之。道人抱歉將行，悟知子婉留之。卜完人散，悟知子詣道人膝前，跪稱仙師求教，那道人曰：「予遊方之士耳，何所見而仙乎？」悟知子曰：「弟子早推定數，請觀坐壞之椅背。」道人觀之，上書「某年月日，此椅為仙人坐折」。道人曰：「孺子可教哉！惜費聰明於無益之地。子既仙我，盍言爾志？」曰：「求賜仙丹，度脫塵凡，相隨門下。」道人笑曰：「子猶俗見，誤甚。子先業儒，曾作文投明師。道家丹藥，猶儒家筆墨，子能吞墨舉筆即成名家乎？」曰：「不能。」「能使師入爾心腹，代為著作乎？」曰：「不能。」「能求師一日問汝作通人乎？」曰：「不能。」「我知汝不能也。仙道猶儒道，須專心致志，歷階而進，斷無餌一粒丹即飛昇天上者，皆好事者托詞以誤世也。子善悟，我先示子丹頭。」乃從袖中出一軸展之，中間大書「誠」字，上書「真」字，下書「妄」字，右書「實」字，左書「幻」字，曰：「此即大丹原委，成始成終，盡在於是。」悟知子曰：「弟子愚昧，敬請詳示。」道人曰：「上求其真，下劈其妄，右依即實，左依即幻。如為入之道，孝悌忠信，禮義廉恥，八者無愧，是即誠也。天豈有棄此八字之仙乎？故入道之始，曰真人，言真能克盡人道也。一有不然，即流於妄。綱常既不明，則人且不成，何有仙乎？能右此八字，敬慎勿失即實，實則德明，無物不明矣。故曰『至誠前知』。左此八字即幻，幻則狂妄，荒誕不經矣。故曰『左道惑眾』。子能一心守真實，去幻妄，誠在其中，自然人定，定則靜，靜則精氣神三寶之先天自見，見而團聚之勿散，即是內丹。道在是矣。」悟知子曰：「師所云理學常談也。道盡於此乎？」道人曰：「儒釋道三教同源，其流則分。儒在明明德，釋在渡羅密，道在清靜頭，彼聖佛無不從此入門也。即如子之神卜，亦從庸流所論五行入手，能劈去浮游而存精實，非由一誠得之乎？大小一理，子何信其小而略其大者乎？」悟知子曰：「唯。」即失道人所在。三年後，悟知子亦不知去向。

臧斥曰：純陽為仙，純陰為鬼，人在陰陽之中，故可鬼可仙。惟刻求誠明，自有四通八達之日。任意荒怠，即中七情六欲之迷。道人所云，堂堂之陣，正正之旗也，明者自知。知而不行，行而不專，是自趨於鬼道也。

潘善人

潘翁，粵東香山人，談者忘其名字，生在前明中葉，家貲千萬，席豐履厚，有善必為，如刷印經文、創修廟宇、造橋鋪路、掩骼埋屍，以及贈親朋、濟鄰里，猶不足以盡其心。乃日食千百人，不使邑有乞丐，當博施濟眾時，有蠶旦暮必至，索食飯之，索飲

茗之，無倦色，如是者久，無如旱澇之年，聞善人之名者，遠近就哺，日以萬計。翁雖富，力漸不支，然不肯中止，猶去質庫，賣田宅為之。迨時和年豐，災黎散而善人貧矣，前媪尚日詣之。翁猶自減口糧以為之食，始縛不怠。媪不自安，謂翁曰：「我孤獨無歸之養也，今汝業已敗，我何忍累汝？曷以住宅施我作大士閣，我願為優婆夷，自主香火，藉以常得溫飽，無求於汝矣。」人旨怒叱之，翁曰：「諾。」即謀遷妻孥，舉宅以施。

媪曰：「汝捨去，將何所依？得無怨我乎？」翁曰：「否。北郭外有山地數頃，因歷年旱澇，寸草不生，無人肯售去，結茅廬亦足棲止，何怨之有？」媪曰：「此地吾前見之，有大風水在，汝因歷年為善，未及葬汝父母，今既已遷此，我當為卜宅。其山之陽，枯木之下，天生石穴一區，直佳城也，窀穸於此，不但舊業可復，將億萬斯年吃著不盡。汝信之乎？」翁曰：「謹受教。」媪執引送之，指牛眠穴，坎三離向，以囉浮為案，以大海為蔭，曰：「此凡夫之所見不及者也，且使廬墓而居。」乃出異果數鬥，給之曰：「以此遍撒荒田，俟其生長勿伐，三年乃成，三年後，必有蛇虺守此，汝當別遷。欲得此異物者，惟五月五日，可使健男子身塗雄黃，醉飽來伐取，行將獨擅天下之妙業矣。」翁曰：「將為何物？必先教之。」媪笑曰：「汝將來觀其形狀，似何物即創為何物，何必先知？但我所與者，菩提果也，勿以予人。縱予人，無益。」媪乃去。翁於是安廬種果，半載方休。入城視己舊居，已成觀音堂，香火甚盛，有尼住持，媪已不知去向矣。

翁歸不數月，其物萌茁，形似芭蕉，遍山皆是。愛護之，勿敢伐。歷三年，葉形成扇，翁乃剝其粗者，賤售之。人皆爭市，一夏得數萬錢。時已有巨蛇出沒，毒氣射人，翁不能存身，仍遷城市。次年，如媪囑，以重價僱壯丁，於五月一日始，人各執斧持鑽，腰帶雄黃酒，繩索入山，砍其細者，捆載而出。五日畢事，揀其細心完善者，以玳瑁象牙柄，綿繡其邊，一柄值銀數錢。商販之徒，爭來售置，其門如市，後遂廣行宇內，自貴官長者、文人墨士及閭閻中，幾至人執一柄，以為雅玩。以是復業，傳至子孫，至今三百餘年。家益富，他人欲竊效之，俱不能，蓋蕉為虺蛇所守，平日入山者，受毒即斃，故無敢竊。親友乞其種，亦未嘗吝惜，但樹他處，變為美人蕉，結花嬌紅可愛，葉小而脆，不堪作扇，然後知媪即觀自在菩薩，傳翁絕業，為天下後世為善者示勸。

薊斥曰：天之報施善人也，大善則大報之，小善則小報之。如潘翁之博施濟眾，直欲掠美唐虞，天乃報以萬年不拔之基，以是知生物不測，造化無窮。

身毒國

無無子者，不知何許人，亦不詳其姓氏。其為人也，憤世嫉俗，好作汗漫遊。一日，附洋船隨風飄至一國，見其人凹目深鼻，皆衣白，熙熙浩浩，無爭競心。見中國客到，爭飯之。米大而香潔，無肉食，並無菜蔬。雖言語不通，而貌甚恭敬。走報一紅衣老者來，自言曾出使中華數次，能華言，邀無無子至家曰：「先生欲知我國風土人情乎？請譯而道之。我國分男女兩部，王曰元首，男部統之。其下十二司，分三等。上司三，曰耳目司、口鼻司、喉舌司。中司四，曰左肱司、右肱司、心腹司、臂指司。下司五：曰前陽司、後陰司、左股司、右股司、皮毛司。十二司戴元首，合而為身毒國，毒譯督，言一司總督諸司也。耳目口鼻喉舌最貴，比中華之宰相尚書卿貳，左右肱比都督將軍，心腹比撫按，臂指比提鎮。前陽主刑名，後陰主錢穀，比中華之有司。左右股比汛弁，皮毛司比佐貳雜職。自王以下，皆布衣，以色分品級。王衣鞋，上司衣朱，中司衣藍，下司衣青，民衣白。田地無主，亦無曠土，產香谷，大於中華之稻米，一歲三收。至春夏秋三時，人之有力者，不拘何地，儘量布種。自王以下，並耕而食，無分彼此。諸司督耕，能多得谷者，司舉奏王，以下司爵之，有遞遷至朱衣者。第非考較出身，僅虛職榮之耳。怠惰者，發窮黎島，日給一粥終其身。年豐，則家藏一歲之用，餘盡歸元首，分貯十二司。若歉年，十二司積儲，仍散於民，故無飢饉，亦無貧富。上下皆食谷，不知有菜，何來葷腥？雖產有金銀珠玉寶貝，不足貴也，不過為布地飾屋之需，猶中華之磚瓦朱粉。所貴者米布，如中華之銀錢，凡動用之物，皆以此交易。我王相傳為淨飯王分枝八十四世裔孫，其長枝，即阿彌陀佛，代傳一那摩佛，即中華所稱喇嘛大班禪活佛也，能參四禪八定。諸司選民之後，俊秀者送入學道，或三四年，或五六年，由那摩佛考較道行之淺深，送王補諸司缺，故皆慈祥，為國為民。後曰元後，女官統之，凡女皆習工作。自後以下，俱能種棉織布，成衣以易谷食。凡男年二十以上思妻者，投前陽司送女部，後配與年相若者一人，三宿而去。若再過之，則又另配人矣。生女則留，生子，撫養至五六歲時，發男部，任人子之，只許人領一子。有天殤者，許再，故民無氏族，亦無絕後之人。凡男女年至六十，不耕織，所頒女子，力作養之，亦無委棄者。死則公殮以大甕，亦無棺槨。鄰邦皆尚繁華，以我國為鄙陋，故無侵犯，我國只求內治，亦不征伐。故自淨飯王以來，數千年不易姓，如是而已，無他長也。」無無子大悅曰：「此極樂世界，我願受一塵而為氓。」老者笑曰：「我國法，不留外人。子回中華，臥而思之自得，何必留此？」乃悵悵而返。

薊斥曰：身毒國十司皆妥，惟前陽、後陰二司尚可議。以前陽能剛能柔，能進能退，故主刑名耶？然少者浮躁，老者疲軟，奈何？至後陰只出不入，何可司錢穀耶？或曰：「後世之能者，出糟粕而納精華，君其未知之耶？」予笑應曰：「唯。」